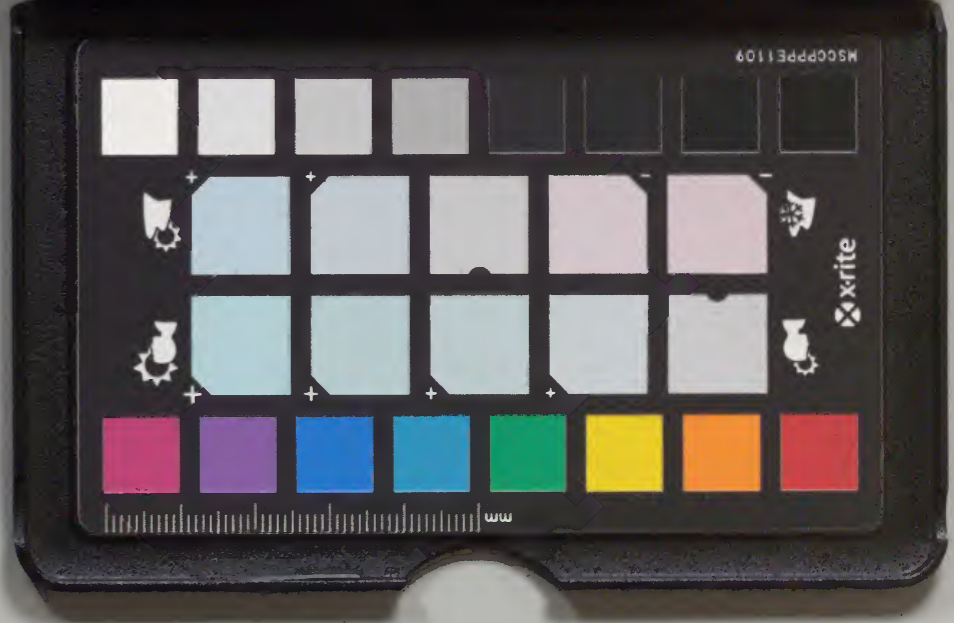


# 蕨門文鈔

蕨門文鈔

庫文閣内	
二六	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85
冊數	2 ( 2 )
函號	206 57





放言目錄

三教之別

三教聖人化民之巧

應之一字為道家奧旨

道德經不須注脚

白日昇天

後世道家失本

陽貨見孔子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放言

淺草文庫



亂臣十人

妖由人作

孔子賢於堯舜

不孝無後為大

女子難養

李斯斷案

周公事業不傳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儒以詩禮發冢

地獄之設

釋迦孔子臨終之狀

惠能石勒

台賢判教

佛法救饑

三界唯心猶是方便語

楞嚴經非房融所擬造

過去六佛皆有子

知己難遇







間者也。據此辨之三教之別判然矣。

三教聖人化民之巧

三教聖人之化民也可謂巧矣。夫名人之所好

也。故孔子以此誘之。如所謂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是也。壽人之所欲也。故老子以此餌之

如所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是也。死人之

所惡也。故釋迦以此警之。如所謂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是也。雖然孔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惡去聲讀陳則更使人知好名之非也。老子

肩公之說

又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則更使人悟  
欲壽之愚也。釋迦又曰。不惡生死。不樂涅槃。則  
更使人解惡死之惑也。

應之一字為道家奧旨

儒為經世。佛為出世。道為應世。其經與出則固  
無待解。但應之一字。實為道家奧旨也。蓋俗儒  
之病。每在預謀。早計。是以往往治絲棼之握。苗  
助長其事。敗業壞職。此之由。道家有見於此。故  
清淨無為。不敢為物先。及其時來事至。不得已



而後起是非殊無意於治乃以不治治之者也  
予嘗有言老子五千言一諺以蔽之曰水到渠  
成

道德經不須注脚

老子曰不言之教又曰多言數窮則五千言猶  
嫌其多何況更須無用之注脚哉韓非之解既  
筮上著筮王弼之注又屋下架屋况又藥城庸  
齋已下累累贅疣大可厭也不如為之決潰蕩  
洗以見真面目也讀者若恨其空言闕行事則

漢文帝本紀可以備參考

白日昇天

古來道家相傳有學仙道成白日昇天之說儒  
者多非其恢誕不經而亦不善讀書之過也易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豈駕螭蛇而控御蒼  
旻之謂乎哉况又書曰陟方莊子稱登遐皆同  
一義謂上仙也則獨於軒轅氏鼎湖疑之耶所  
謂不以辭害志是為得之也夫仙也者修斯道  
者之極果名也豈其拔屋御風而後始稱仙哉

攷言



如其說長生不死亦非仁者壽及死而不止者  
壽之意耳不爾後世如葛洪陶弘景之儔皆是  
道家所稱述以為祖為仙者也而今考正史其  
卒年葛則八十一陶則八十五皆僅不過下壽  
則所謂長生不死者必別有所指可知也若夫  
程子密室鑪火之譬則勃宰理窟家之言哉

後世道家失本

三教末流之衰頹道家為甚夫道教之行于世  
也漢文景之際於斯為盛其以用之治國也韓

愈云黃老于漢是言實當矣下及魏晉一變為  
放達如嵇阮諸子邀世排俗豈和光同塵之旨  
也哉其距祖教遠矣後又變為金丹為符咒為  
醮祭愈變愈降且如輓近黃冠之後持戒律受  
度牒住宮觀則全與僧無異夫老子有子莊子  
有妻史于柱下吏于漆園則豈苾蒭桑門之儕  
輩也哉然則後世道家唯當隸之淳屠家不足  
以為鼎立之勢也

陽貨見孔子



六經龐雜不可盡信之也。先輩既論之確矣。但論語則所謂醇乎醇者也。故近世東儒至或稱之以為宇宙第一書。可謂其信之也篤矣。宗之也至矣。雖然以予觀之。猶有不可盡信之者存焉。且如陽貨見孔子。章孟子解之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朱喜註曰。陽貨於魯。夫陽貨季氏家。

臣而非大夫也。其以大夫自處者。僭也。是與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其罪。是均矣。孔子既於季氏三家賤之。不肯少恕也。則今於陽虎亦當然也。而乃甘受其賜。又從而往拜之。何前直而後枉也。有恒者固如是乎。如其矚亡也。則正與彼黜計相當爾。初於禮無加損。故孔子是舉。可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然則此章亦後人道聽之說。而非實錄也。故予謂論語亦未可盡信之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宋儒曰。此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予謂果然。則孔子輸揚子雲一籌耶。夫遇不遇。命也。發歎。將何益矣。是拘儒但隨文解義。而不知孔子有微意。在也。蓋孔子夙有作春秋之意。而非以神道設教。則人孰得而信之。以傳于後世也哉。夫義文之致。鳳圖其實。否固不可知焉。但人信而傳之。是易之所以行于世。永不廢也。孔子有見於此。故其平居無事時。漫爾發歎。有此言。初如

後緊要。然殊不知此其意在預寘之衆人耳。而使其記在于心。以俟他日瑞物之至。爾後及西狩獲麟。人僉謂果得瑞物。孔子為聖人無疑矣。而後孔子乃始起筆。以草創春秋。記錄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而又絕筆於獲麟之一句。益信其說也。蓋孔子之發歎於鳳圖。其微意如此。然杜預輩謂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者。腐論迂說。不足道也。夫麟非孔子不能識也。則其真麟與否。孰從而質之。韓愈之所解。不其然乎。惟孔子



自觀之。自言之。麟也已。予因意。盖是非常怪物。段使出于今世。則亦唯不過供之觀場。以為利看錢之具耳。而世固以此為奇。豈非奇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曰。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予謂是惟隨文解義而已。亦未知孔子有微意在也。此盖孔子非武王也。何則。昔武王作

牧誓。數紂之惡。而以牝雞之晨為首罪也。而已。以婦人為亂臣之一。則可乎。古曰。厚自責而薄責人焉。吾於武王見其反之然。孔子之非之也。其辭婉而成章。人是以不察已。其曰才難。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猶言雖不以婦人充其數。是可矣。大抵孔子不滿於放伐。而尤罪武王。故是章上引禪讓之唐虞。下引服事之文王。而相映也。則其不足於武王之意。彰彰然明矣。蘇子瞻嘗言。武王非聖人也。豈過語哉。



妖由人興

左氏傳中說鬼神大率兒曹駢話不足以前席也但魯申繻對莊公實為至言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譽焉妖不自作可謂能知鬼神之情狀者矣然亦未若秦趙高所謂斷而敢行鬼神避之簡且盡矣噫烏可以人廢言乎

孔子賢於堯舜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思贊孔子

如是而已至孟子則曰孔子賢於堯舜遠矣是則孟軻之卓見所以超越于師也大抵榮古虐今是世人常情唯其眼中無翳者乃能跳套破格夫而後始可與語道已矣由此言之王陽明之良知徹於孟子達磨之指心捷於釋迦郭象之清言玄於莊周魏武之用兵神於孫武子利瑪竇之天文審於羲和蘇子瞻之文章妙於韓柳施耐菴之叙事高於司馬遷其餘當觸類而長之



不孝無後為大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注家皆謂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也夫絕祀誠不孝也然其特以為大者何也或謂是聖賢原情蔽罪也蓋古時風醇俗朴理義未啓固暗乎幽明之故是以其祭祖先以為實有來享者故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又曰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共出左傳可以見耳則今為人子敢忍絕祀使祖先隨燄口鬼道者其為不孝不亦大乎是

論誠窺一斑然猶隔靴未得稱痛快也予則謂孟子此言亦唯不過為舜不告而娶為解嘲之地爾何以知其然異時萬章問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夫堯天子也苟下命諭告之則瞽叟雖頑豈有弗肯聽焉之理哉且書曰瞽亦允若大禹謨曰帝初于歷



山引往于田日號法于是天于父母負罪又曰父引惡祇載見誓叟夔夔齊粟誓亦允若又曰父不格姦子克典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誓不格姦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是皆在舜側微時既能底豫如是况於其登庸之後妻娶之際豈可復有勃磳哉則孟子所答無誓謬妄固不足道也是無他蓋孟子為萬章所難詰窘迫之際不知所出但信口胡答亂對耳而及他日從容之時乃纔得無後之說因再舉之以補嚮之破綻也故曰舜之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大不孝之言所繇來也殊不知是

說亦依舊同一謬妄也大抵孟子倔強好辯故其言多不當理矣而諸注家但隨文解義而不復看破及於此何其憤憤

女子難養

或謂予曰吾子之論則誠然矣然亦夫婦人之大倫也今苟且不妻其罪亦似不輕者也予曰吁子亦何不解事之甚也傳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奚翅人耶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以至綏狐寄報豈待聖人誨之而後鍾仇儷之情哉



但聖人制禮而令人知有別焉此所以為彝倫之一也然孔子嘗言女子難養其有所試矣是以孔氏三世出嬪曾孟亦嘗去妻夫正室刑家宜莫如聖賢而猶未免有此事則信乎其為難養也但世有登徒子之癖者衆矣此無後之說所以易售也

李斯斷案

世儒以李斯為名教大罪人以其勸始皇焚書也予則謂李斯誠罪人也身為丞相乃比趙高

弑扶蘇殺蒙恬立胡亥遂止社稷此死有餘罪也而其焚書則不與焉何者子貢曰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經雖存固聖人之糟魄耳而世情懂書生皆謂聖人之道具於六經無復餘蘊矣此唯其鋪糟歛醜而不知別有清醕醇酎也孔子固惡似而非者則是六籍乃聖人之賊耳今聖人之賊而舉身炎火不但為無罪謂李斯有功於聖門而可矣夫道先天地生後天地存豈區區坑火所能燔滅也哉且



吾聞之西戎產火浣布投之火中垢滅色鮮若  
聖人之道而可以燬乎火則是曾火浣布之不  
若矣足崇哉予故曰李斯之罪其焚書則不與  
焉

周公事業不傳

周公者孔子所夢寐也豈直也人耶而時世屬  
邈古其盛德大業不傳于後可勝而惜焉哉今  
布在方策者皆是後人擬造不足以信據也且  
如周書諸誥皆稱周公所作而此或曰出于史

佚諸人手則猶斯可乃敢託之聖言則僭妄之  
至不可以不辨之也夫周公相成王攝政止論  
一日萬幾其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  
以待旦猶且握髮吐哺唯恐失人是何以遑及  
作諸誥乎况如酒誥無逸非有大關係於政事  
周公雖以多才多藝自稱而亦胡叢脞之至于  
斯也至金縢代命之事則其誣聖之罪大矣夫  
死生有命子夏之後猶能知之今周公而如是  
則何以聖為若知其不可代焉而故糝出此假



情以欺天下則是新莽之嚆矢而已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史記蘇秦傳大史公曰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又漢書東方朔傳贊曰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由此推之大抵古人言行載在汗青者多是後世好事者之所傳會而少有真者也豈唯縱橫滑稽之屬也哉雖聖人法言德行亦然豈唯法言德行也哉雖桀紂邪說暴行亦然故子貢曰紂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非子貢聰明則孰能與知之

儒以詩禮發冢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儒者非其滑稽亂俗而予則以為知言哉夫中華篡弑之賊歷代相望孰不援南巢牧野以為口實者當時湯既自慚德亦奚容兮疏善哉蘇軾之言曰武王非聖人也蘇子之不曲筆可謂董狐復出矣千載之下猶覺凜凜是以後世亂賊之臣猶諱稱湯武次



之則王莽之居攝也。以周公自處。曹丕之遷詐也。以舜禹語人。王敦之犯闕也。以太甲擬君。至若王安石假新法於周禮。泉府蔡京託侈靡於豐享。豫大貪靡。不據聖經以濟事也。所謂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不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吾重有感於莊周之言云。

地獄之設

予嘗謂天堂可無焉也。地獄不可無焉矣。夫氓之蚩蚩。殉利陷罪。政教之所不化。刑法之所不與。聖人復起。其如之何。獨有釋氏地獄之設。乃立炮烙於冥冥中。雖欲不懲懼得乎。則能仁之為仁。果不可誣也。唐吳道子畫地獄變相觀者。懼罪。兩市斷屠。若能使天下皆如此。則刑措之治。可以馴致也。其陰裨王化也大矣。按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又益稷曰。方施象刑。惟明解之者云。象刑者。是必摸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



知愧畏耳然則古先聖王之意亦暗符地獄變相之設與

釋迦孔子臨終之狀

儒者謂佛氏之說誕而不實也是則然矣然亦何必盡然夫佛氏以生死事大立說則於其臨終一著宜張皇多大無所不至而今見其記釋迦之終亦惟曰頭北面西右脇而卧而已若夫儒者之所說則固稱據實而今見其記孔子之終乃曰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泰頽梁壞乃有

許多手忙脚亂之態且孔子平生不敢以聖自處其性得之恭儉讓固當然耳而今於其結局之際乃傲然以哲人自稱則是亂命而非治命也乃知是亦後之姦猾門徒偽造此說以厚誣聖人者也

惠能石勒

或疑壇經云六祖本不識字聽人誦經即了其義是尤難信恐出於記者辨點也予曰不然世說新語載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鄙食其



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  
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夫豪  
傑達識不約符同此自常理又何容疑嗚呼雖  
世出世殊途而先哲後哲其揆一也

台賢判教

天台家判華嚴以為圓兼別故不及法華純圓  
也華嚴宗判法華以為漸頓故不及華嚴頓頓  
也是各立門戶自張自大之說固當然爾至判  
他經則須出於一轍而無彼此抵牾也庶幾使

學者趣向不錯矣而猶尚堅白異同難可適從  
也且如維摩默然無語天台謂為頓而圓也賢  
首以為頓而未圓也諸師判教其聚訟難蔽如  
是則亦從吾所好而已

佛法救饑

世說新語載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  
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  
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  
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



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夫愍度行實載在高僧傳則固非凡僧矣。而猶不免為救饑立新義也。况其下者乎。由此推之則支竺歷世紛紛部執應附一笑而斷之不足以多辨也。

三界唯心猶是方便語

大藏八千雖廣且大矣哉。而究其極致則特歸于三界唯心一句而已。今夫饑寒之於身莫切乎此。然啟憂裝懷不食而飽愧情纔動不衣而

熱是唯心之談所以驗於事也。雖然使其累日不食不衣焉則豈能終不餒且凍也哉。則唯心之談亦唯一時方便說而非真實語也。

楞嚴經非房融所擬造

朱晦菴云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佛當初也不如此說。管東溟云使房融能自撰楞嚴便是孔子之後一人何必求佛於西方。是論甚痛快。足以箱婆羅門家妬口。雖然此經實係于竺土撰決非出房融手。何以言之。今審考一經說



相前後重複彼此雷同且指其一二則屈指辨  
見與擊鐘驗聞始非異致滿慈疑山河與慶喜  
問七趣又是同義此何如來之不憚煩弟子之  
一難喻也是無他原來梵本章章別錄始無次  
序但以類聚之不避繁重者耳及東來後翻譯  
僧伽筆受學匠強立體統極力補湊遂致此支  
離也是則道安已後流弊如予之佛法源流論  
中辨明之也而此經特甚矣苟使其果出於華  
人手則必也文理照應辭義相屬而殊無爭謬

如是使人啓疑也又經中如說道場規則八角  
壇制異於舊軌佛像配位胎金併混是自竺土  
異部密軌與夫無畏不空所傳不苟同如此則  
益足以見非房融所擬造也

過去六佛皆有子

法華說過去佛因緣其於日月燈明佛大通智  
勝佛皆言其未出家時共有子阿含亦有過去  
六佛皆有子之說此有子之說於諸佛因緣本  
非有大關係經文固雖多冗語如這般說特屬



無用若使文章家刪潤之則宜一筆勾下耳然經家所以每諄諄乎此者亦有由而然蓋為其諱迦文有羅云竊設是說以為解嘲之地爾經家文陋之陋徃徃如是

知己難遇

知己之難遇也自古而然故伯牙絕絃匠石廢斤末技猶然况於三教深旨乎雖然人唯患誠心之不至爾苟心有至誠則知己可坐而致焉已尚何患其難遇乎昔孔子常欲行周公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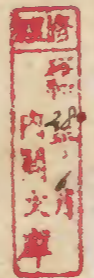
故夢中親見之然則至誠之所致古人猶可目擊也何況並世同時而千里比肩者乎然此聖聖相感應理固當然已晉宋處宗畜一鳴雞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玄處宗因此學大進夫雞痴昧一蠢物耳而人苟有至誠則猶可能使解人語而與共談玄也然此猶屬有情類亦或當然已姚秦僧生公聚石為聽徒對之講經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為點頭夫石冥頑無識物耳而人苟有至誠則猶可能使聽法而為



放言

首肯也嗟呼天下如此大兵人物如此衆兵而  
予之談道也未見有一箇半箇肯之者也豈吾  
誠心之未至耶抑聽之者之蠢於雞耶將頑於  
石耶

放言終  
門人 永忠原書



嘯臺餘響 嗣出

明和八辛卯歲九月

平安書林 林伊兵衛

二條通東洞院東又町



